

追記登步島大捷

——師長吳將軍掌握形勢，重新部署編組，拓展灘頭陣地，掩護增援部隊安全登陸。……

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八十七軍軍長朱致一將軍，奉命移防舟山群島，軍部駐在沈家門。所屬二二一師師長吳淵明將軍，奉命於九月二十一日，率六六一團、六六二團（欠第二營），另配屬七十軍七五山砲連，駐守登步島。進駐登步後，日夜構築工事，積極備戰。

十一月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對岸桃花島之共軍，猛烈砲擊登步島南岸陣地，掩護其船團進犯登步島。我砲兵及海軍艦砲立即還擊。本人時任六六一團通信連副通信員，以報話兩用機與海軍艦砲密切聯絡，指示目標、修正彈著點。

黃昏後，共軍約三個團兵力於桃花島北岸乘船進犯。我海軍艦砲及山砲連，向海面上的共軍船團猛烈射擊。共軍所乘帆船小艇，多中彈翻覆。但共軍以人海戰術，至晚間八時三十分，在登步南海岸余家壩、鯉子港及沈家塘一帶強行登陸。經兩個多小時激戰，雙方均嚴重傷亡。至深夜十一時前後，登陸共

軍達五、六千人，我第一線陣地被突破。共軍續向我外石衛塘、野豬塘山等高地進犯。守軍奮力戰鬥乃至肉搏，因眾寡懸殊，轉進砲臺山、流水岩和大山等核心陣地，固守待援。舟山防衛部石覺司令官研判，共軍尚無力進犯舟山本島，決心動用預備隊六十七軍，並調集船隊，載運增援部隊。



↑民國四十二年端午，丁棟（後排左一）和參與登步島戰役的長官、同袍合影。前排左二為第九師二十六團三營營長劉效曾中校、右二為副營長華培俊少校。

【作者速寫】丁棟先生，民國三十五年考取二〇八師，經歷登步島大捷等戰役，服役至六十二年退伍，經營餐飲業至八十一年退休。

又自桃花島繼續增援，企圖反撲。十一月五日，二〇一團及軍部警衛營相繼抵達，由警衛營擔任側翼警戒。六十七師二〇〇及二〇一團，由大山、流水岩、鯉子港側背攻擊，再向東席捲。令二二一師暨七十五師二四團，由砲臺山、裡石衛塘之線，向大壩外石衛塘攻擊，而後進出沈家塘、後門地區，包圍殲滅共軍。至中午十二時許，克復外石衛塘，大壩和流水岩等地。

下午二時，共軍又糾合殘部，與我軍在賀家、余家壩、鯉子港、野豬塘山之線，反覆爭奪。六十七師一九九團，由團長汪敬煦上校率領，適時投入戰場，士氣益振。至六日清晨三時，六十七師攻克野豬塘山南端高地及鯉子港，二二一師暨二四團攻佔天后宮、大壩山以南地區。共軍大部就殲，少數搶搭棄置海邊小船，逃回桃花島，登步大戰告一段落。

上午八時清掃戰場，在陣地前緣發現我同班同學于連堂，時任步兵連排長，全身七處負傷，一息尚存獲救。作戰全程，計有三位連長陣亡，可見當時戰況之慘烈。此役，我軍傷亡千餘人；共軍被俘二七九人，傷亡三千餘人，半渡被擊沉者尚未計入。緬懷往事，雖時隔六十五年，仍記憶猶新。

即派該團以一個營，協同六六二團反攻流水岩，以主力兩個營協同六六一團反攻砲臺山一帶高地。部隊在海、空軍及砲兵連密切支援掩護下，十一時許克復砲臺山。下午四時三十分，六十七師二〇〇團趕到，齊攻流水岩，反復衝殺，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。至午夜時分，共軍被痛擊後暫告沉寂，但

東碇行

——四周懸崖峭壁，無法攀登，島上燈塔高約二十五公尺，除了駐軍沒有居民……



↑民國八十五年夏天，李漢宗、蘇筱喻夫婦（左三、右二）偕兒孫參加三子畢業典禮。

【作者速寫】李漢宗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服役陸軍至七十三年退伍，曾任教至七十六年，著有長篇小說《戎涯》等書。

民國四十九年三月，我擔任九十二師工兵營第一連副連長，駐守金門。有一天傍晚，接到營部電話通知，令我次日一早，帶兩名士官兵，到東碇島支援。

東碇島在哪兒？看牆上掛的地圖，沒看到它名字，可見是個難以想像的最爾小島。翌晨，三人準時報到，搭乘定期補給船向東碇進發，約兩小時後，遙望南方，見一座燈塔，由海平面漸漸凸出；再過片刻，塔下圓圓的山丘，像皮球般的浮現海面。

東碇島，位於金門南方三萬二千公尺，西距福建鎮海煙墩山一萬五千公尺。天氣晴朗時，用望遠鏡看得很清楚。由香港、廣東一帶到廈門來往的船隻，均經過東碇。四周懸崖峭壁，無法攀登，島上燈塔高約二十五公尺，除了駐軍沒有居民，淡水和糧食，全靠後方供應，生活非常艱苦。那時，我海、空軍戰力強，東碇砲火對共軍構成威脅，使得共軍對東碇莫可奈何。

八二三砲戰時，共軍對東碇先後射擊一萬四千多發砲彈，有四發擊中島上，其餘均落海，炸到許多大魚，駐軍拖起來，吃都吃不完，便切片曬乾，紅燒或作菜時，加一些魚乾，補充營養，口感亦佳。夜晚，有大群魚飛來島上棲息，要抓牠不難，但駐軍部隊長官禁止官兵無故抓鳥，好讓牠們自由安居。

常看到成群結隊的飛魚，在海上縱跳飛躍；有鯨豚穿浪而過，有時繞島優游，甚為壯觀；或有滿天海鷗和魚鷹，啄食游近海面的魚，甚至筆直衝進水中，再叮著魚，凌空躍起。如此景觀，天天上演，任憑觀賞，怡情悅目。

在東碇，對霧的感覺也很特別，當霧順著風，由海面徐徐而來，島像飄浮在雲霧之上，人在島上有如置身仙境。風平浪靜時，小島被密密層層濃霧瀰漫，獨自站在岩石上，除了白茫茫一片，看不到任何東西，聽不到任何聲音，令人感到飄飄然，如遺世超脫的隱者。

我在東碇住了半個月，我和部隊長相處融洽，合作良好。順利達成任務後，我便收拾簡單行囊，握手道別，再搭乘定期補給船，返回金門。

樂在社區保全

——因年紀大，應徵工作，總吃閉門羹。之後，上網看到輔導會訓練中心開辦的「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」訓練班……

民國七十八年，我自空軍退伍，在民間紙廠擔任電工二年，七十九年考入榮工處，參與佳山、捷連、雪山隧道等工程，於九十二年退休，旋即西進大陸珠海工廠，一年半載後，又返臺參與潛盾、核四廠等工程。

此項孫子出世，且年滿六十歲，就辦理勞退，偕妻充當保母，至孫子四歲上幼兒園後，頓感「技癢」，無聊難耐，卻因年紀大，應徵工作，總吃閉門羹。之後，上網看到輔導會訓練中心開辦的「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」訓練班。

當鍵入個人資料，寄出報名表，一個月後，屆臨開班前一週，即去年四月，委外訓練班來電，通知我兩日內，備妥資料報到上課。於是，認真上學，考取「認可證」，於九月到鐘山金華社區大廈，擔任保全兼總幹事職務。

社區近百戶，內有中庭、花臺、花壇、花園及屏風噴水設施。每日早晨，花一小時擔任交通指揮，引導地下室汽、機車安全出入。日常工作內容，包括收繳管理費、製作財報、收發信件……等。每半月得召開委員會議，聽住戶抱怨一些管理缺失，尤以中庭「死水灘」，異味四起，又苦無龐大修繕景觀費用，拖了十六年，雜草叢生，蚊蚋孳生，喬木已高過二樓，恐有安全之虞。



→民國一〇二年秋天，鄒家駿、陳蓮華夫婦（前坐左、右）和兒媳、孫子合影。

我徵求委員同意，發動社區大、小朋友，擔任志工，於雙十節割除芒草，鋸斷過高樹幹，又利用空檔，以個人專長，修理中庭景觀噴水系統，清管、清池、試水、止漏、補強，反覆幾遍，更新水閥噴頭，查修電路，預埋管線，拆除銹蝕泵浦，招商安裝三相渦輪循環泵浦，連接自製「自動計時電控盤」，並試車完成噴水功能超越錢財了。

【作者速寫】呂夢顯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四十二年考進政工幹校，八十二年退伍，轉任教職。著有《活用軍中管理》等書。



↑呂夢顯、張俊霞夫婦（右、左）出外旅遊時合影。

難忘好時光

——很多是來自花蓮榮家的年長榮民。在國歌和國旗歌聲中，彷彿回到了那段隨軍護國的歲月。……

軍人是寫歷史的，因為半生戎馬，用血、汗、淚和生命來寫「精忠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」的軍史。退伍之後，成了榮民。往事經過品化過程，甘苦共嘗、生死與共的回憶，遂成了珠串，綴之成文，刊在報章雜誌，讀起來回味無窮。

讀到這些文章，場景太熟悉了！老朋友、老弟兄，不時穿插出現，萬般情懷，紛至沓來，恍如昨日！他們寫出了榮民對國家的熱愛，以及往昔經歷貢獻的點滴。有位榮民為了參加元旦

總統府升旗典禮，從高雄鳳山搭平快車北上，頂著寒風走到總統府前，在晨曦中，用高亢嗓音唱國歌、國旗歌，用標準軍禮向冉冉上升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致敬。榮民陳志明，每天早上六時，在宿舍外的旗桿升旗，傍晚五時降旗；七年前陳先生臨終前，拉著老友李顏富的手，交代要接續將國旗升上去，當時李顏富年高九十六歲且罹患中風，仍答應照辦，直到去年五月辭世為止。

今年元月，花蓮縣壽豐鄉元旦升旗典禮，在兩位老兵住地樹湖村舉行，村民只有百餘位，卻湧入了兩百多人，很多是來自花蓮榮家的年長榮民。在國歌和國旗歌聲中，彷彿回到了那段隨軍護國的歲月。空軍前輩吳鍾鍾將軍，常憶述服役軍旅的經歷，曾追記中山科學研究院首任核能研究所所長錢積彭，談到



→民國一〇二年秋天，鄒家駿、陳蓮華夫婦（前坐左、右）和兒媳、孫子合影。

工系，六十二年畢業，隨即考上國防部與淡江大學合作的管理科學研究所系統分析組，畢業又獲選赴美國匹茨堡大學進修工業工程。此期間，寫了些留學生涯短文，在青年日報刊出，又獲海外文摘轉載。返國後，蒙青年日報前社長唐樹祥聘為兼任主筆，每月撰寫社論一篇，並在七十年「以新作法新精神迎接挑戰的十年」等系列二十三篇，榮獲新聞局新聞評論金鼎獎。由於兼具工業工程和化工碩士學位，同年奉調中山科學研究院服務，且基於職務需要，遞送美國哈佛大學A.M.P.高級管理班進修。在此工作主要得力於蔣九嘉、龔業琪、魏廉等全體同袍，情義相助，更見識到院內科技同袍，夜以繼日獻身研發工作，至今我仍珍藏參與經國號戰機出廠紀念牌，視為一項至高榮耀。

近來重讀世說新語，多為正史所未載，但仍為史實，可鑒往知來。期待老朋友和老戰友們，再寫出現代新語，回憶往日好時光。